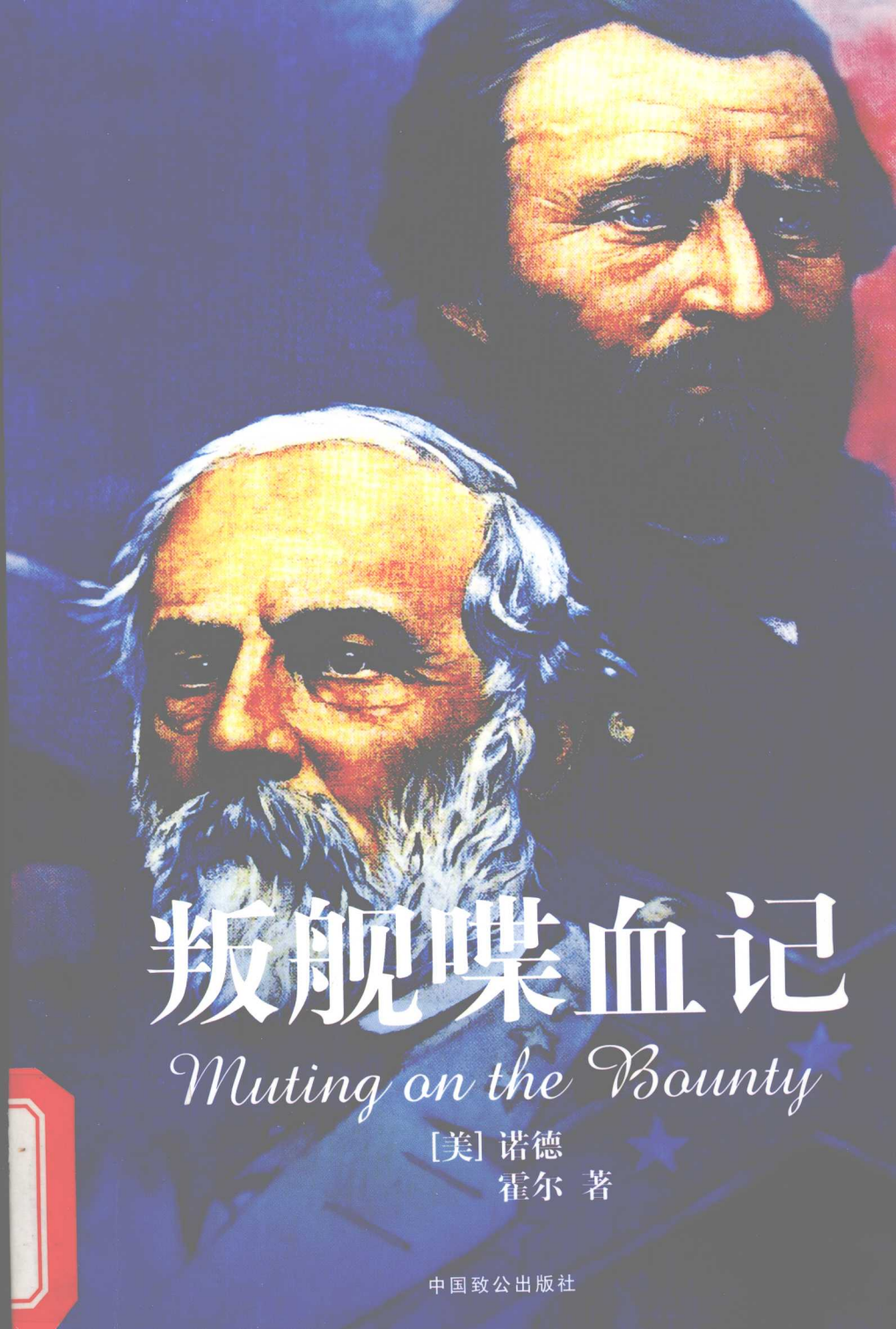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叛舰喋血记

Muting on the Bounty

[美] 诺德
霍尔 著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I 712.45/ND

叛舰喋血记

Mut

ounty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叛舰喋血记/ (美) 诺德, (美) 霍尔著; 卢劲杉译.
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1辑)

ISBN 7-80179-459-1

I. 叛... II. ①诺... ②霍... ③卢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818 号

叛舰喋血记

译者: 卢劲杉

责任编辑: 子 龙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88

字 数: 727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ISBN 7-80179-459-1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我的一生只从事过一个职业，园丁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恬淡幽雅、保你一生风平浪静的工作，更何况我是皇后花园助理。但那一年，我却有幸被选中参与一项有关振兴欧洲经济的大事，到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采集叫做面包果的植物。我是船上惟一精通植物学的技术指导。而我的生活也就因此而多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航海经历，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一个海上的传奇故事。

一七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是“财金号”启航的日子，我带着精简过的生活必备品，还有一卷面包树的标本图，匆匆地赶到史密斯港口。我看着将要带我到大溪地岛的船，就是它将要载着我们到一个距离英国很遥远的目的地，一个也许再也回不来的地方。但也就在我看到船的那一刻，却或多或少的有些失望。跟那些泊在近处的高大的并且装有七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相比，我们的船看上去像是艘小小的附属艇。据说，三年前它在赫尔问世，当时是按渔船设计制造的，并以两千英镑出售的。船甲板长九十英尺，船幅宽大概有二十多英尺，装载量在二百吨上下。它原来的名字叫“贝西亚”，现在已经被涂掉，被重新命名为“财金号”。这艘船在德特福躲了数月，海军部花了四千多英镑把它改装了一下，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可是，想到此次航行的任务：去找不用任何代价的高价营养品，在我当时看来，这无疑是个穷人的福音，可以解决全世界人们的饥饿问题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这次行动的意义重大呢？想到这里我的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，朝甲板上走去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这船是‘财金号’吗？”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我的判断，我问船上一位年纪大一些的水手。

他正在与几个同伴兴致勃勃地聊天，见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似乎觉得很有趣，“你说船？”他拿开衔着的烟嘴，笑着问我。

“对，船！”我对他的嘲笑有些不解地说。这时稍远处的几个水手也聚拢来，其中打扮颇入流的水手开玩笑地说，“是舰，老兄。你这算

是哪一种海员？”

“他是小贩，你卖什么，老兄？”另一个凑热闹似的，自作高明地嚷起来。

见这些家伙难缠，我只有放下背上的行李，耐心来向他们解释，“我不是小贩，我是园丁。皇室花园管理处皇后花园助理。你们知道皇后花园吧？”听我这样一说，他们稍安静了些，可叼烟嘴的接着打趣道：“皇后花园在伦敦郊外，你迷路了。”于是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“我只是在船上走失了。对不起，如果这舰是‘财金号’。”

“是‘财金号’，没错！”很荣幸，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正面回答，我于是马上抓紧时机，“也许你们哪位先生能带我去登记。”我说。

只是这时又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刁难，“我在想，一名园丁到船上干什么？”

“你要在这里种烟草吗？对你全身的臭味来说倒是件好事。”

我实在拿他们无可奈何，只得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等着他们的兴致自己消退为妙，我想。就在这时，竟又有人调皮地从我身后抽走腋下的那卷标本图，“这是什么？望远镜。”那人一边说，一边透过卷筒中间的空隙四处张望，好像他真拿着望远镜一般。

“请小心点儿，这是科学性的文件。”我不禁有些急了，连忙从他手中小心地拿下图纸，“你可以称它为繁殖文件。”说着，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，我随手把图纸展开，放在身后的一个高高的油桶上。一直围着的那几个人也不请自到地跟过来。

“是什么？繁殖文件？”有人禁不住好奇地问。

“其实是图画。”

“图画？”

“面包果的图画。”我边说着，边把绘有各时期面包树的图纸，一张张翻给他们看。

“我们要让树上长出面包？”有人将信将疑地问着，一边还惟恐落掉什么似的，竭力挤到前面看。

“面包水果是千真万确的，这是一种真实的水果，像麦子一样，是一种很奇怪的麦子。”我见他们看得津津有味，于是耐心地讲起来。

“很奇怪，从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“直到法国由中南美带回马铃薯前，也从没有人听过。面包果也

许会再次振兴欧洲经济。”

“不知尝来是什么滋味？”见到图上面包果肥硕的果实，有人几乎垂涎三尺了。

“西印度公司计划在牙买加种植，不论它的味道如何，等逐渐受欢迎后，再扩展至全世界。”说到这里，我觉得话已经讲得足够多，于是重又卷起图纸，“各位，我们要启程了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很荣幸参与这次航行。现在，我要去哪里登记？”我四下里看看似乎仍意犹未尽的水手们，彬彬有礼地说。

“我带你去，请跟我来。”刚才叼烟嘴那人笑着，很荣幸的样子，转身带我去登记的地方，态度大为改观。不管怎么说，初次见面，他们虽开始时使我未免不知所措，但我最终还是很喜欢这些水手了，因为他们的活泼率真，还有他们独到的热情，毕竟这些在皇后花园那样的环境里，是不得而见的。

在去船尾登记的途中，我才好像忽然感到四处的喧嚣。船上挤满了女人，都是水手的妻子或者恋人，有的甚至还有不大的孩子，彼此都显出一样的依依不舍。毕竟将是那么长久的别离，更何况，漂洋过海，多少总让人感到吉凶未卜，尽管在这种时候，没有人会真的这样说。其余的人们都忙忙碌碌地进行着远航前必须的准备工作，或船上船下搬运着这次航行中所要装载的东西，指挥官们安排着物品的摆放，在我冷眼一看，已经感到对于这样一只小船来讲，这些货物未免太多了。

“船长上船了。”这时，只听有人大声通知大家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立时安静下来，接着又有哨声吹响，大家都放下各自手中的活计，挺直身子站好，水手们都摘下自己的帽子。刚才我遇见的那几个水手在窃窃私语。

“他是库克船长手下的参谋长。”先是有人小声开口了。

“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很严肃的人。我在他手下航行过。”

“不管是怎样，他走路实在像是水手。”其中年龄最大、留着络腮胡子的说。一看他那张脸，也可以猜得到，他这一生必是经历了无数次航行，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，而且知道怎样判断船上的官员们，尤其是船长。

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布莱船长兴冲冲地走上船，一边踏上台阶，一边摘了一下帽子，算是对全体船上人员的致意。他的步速显得过快，然而不够稳健。走得近些，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船长。他生就一副中等身材，尽管极力掩饰，仍然显得偏矮偏瘦，而且走动起来，两腿的姿势看起来着实很滑稽。大约五十几岁光景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，未免有些干瘪，颧骨突出，一双三角眼，整个人让人觉得过于严肃而又刻薄。他头戴一顶黑色的船形三角帽，身穿天蓝色绒面呢的上装，边上镶着白条，镶有锚印的衣扣金光耀眼；马甲、马裤、长袜都是白色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仅从这身装束倒足可以判断，他绝非是什么水手。

上得甲板，布莱船长先是招呼了一下佛先生，船上的航海官，而后就洋洋得意似的四处张望了一番，似乎很为担任这样一只小船的船长而自鸣得意。

接着，他双手插在马甲口袋里，站在佛先生的对面问：“船员应召如何？”

“一切顺利，都是自愿的。”佛先生答道。这位航海官生就一副忠厚的面孔，看来像是那种任劳任怨、忠于职守的老派水手。

“好，我想把棋盘拿上船，佛先生。”布莱船长接着说，“如果你有值得信任、不会弄坏它的人。”

话音一落，一直站在布莱旁边的米尔就站在船长对面，“听你的差遣，长官。”他说。

“米尔是位好水手，船长。”佛先生乘这个机会把米尔介绍给布莱。米尔看起来确实是那种机灵而又勤快的年轻水手，这种人在船上多半会受到长官们或多或少的赏识。

布莱船长看看米尔，低头想了一会儿，而后说，“搬完到我的舱里来一下，我还有别的事交给你。”说着，转身走开，佛先生跟在他身后。

“是，长官。”米尔痛快地应着，顺便招呼附近的另一个水手史密斯，“来，帮我个忙，老兄。”

“你真会自我宣传呀！”史密斯随他过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有几分挖苦地说，但语气中分明又让人觉得他对米尔恭维的伎俩多少有些妒羨。

“你少乱猜，只是帮我搬船长的东西。”米尔显然不愿一开始就给同仁们留下这种印象，于是有意辩解道。

“别激动，老兄，来日方长。”史密斯动了动嘴里的烟嘴，笑笑说。

这时，码头上驶来一驾豪华气派的四轮马车，几乎引起船上以及码头上所有人的注目。

“这是什么？皇室来访？”正扶着栏杆站在那里的布莱船长，莫名其妙地问身边的佛先生。

“那是克先生的马车。”

“是吗？”船长说着又定睛看着那边，只见车门打开，里面下来两女一男，打扮都极其时髦，“原来我的大副是位花花公子。”船长说话间，已经带着极度的不满。

“你没见过他吗？”佛先生显然对此感到奇怪。

“昨天才指派他，我本来要木秋的他临时生病了。”船长淡淡地解释道，视线依旧投向克先生一行人。

布莱船长的不悦，克先生他们可似乎觉察不到，他们欢天喜地走过来，三个人的谈笑声极具穿透力，远远地就能听得到。那两个女子一看便知是法国女人，白得耀眼的肌肤，棕褐色的卷发，幽雅的走路姿态。头上那顶高高的插着羽饰的帽子和那拖地的长裙，更是法国女人的明显标识。

说话间，三人已来到甲板上，正在忙着的船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他们，尤其是看那两位年轻貌美的女人，俨然见到了天外来客一般。

“没有任何女人比得上法国女人。”那位年纪最老的水手麦克罗由衷的咂舌赞叹道，说着竟还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腰身，好像单只是有机会目睹这天下绝伦的美丽，已是一大幸事。

“佛莱齐·克中尉来报到。”这时，佛莱齐·克摘下帽子，走到布莱船长面前报到。他穿一身灰色紧身的骑士服，披一件鲜红的披风，深褐色的头发齐整地梳在后面，手中还拿着一枝文明棍。在这只船上，他这身打扮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异类。

布船长对着眼前的克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话外有音地说：“克莱逊中尉，我猜测你是海军中尉吧。”

克先生很自然地咧嘴一笑，顺势低头看看自己的衣着，显然，不需要任何人提醒，克先生很知道他这身装束不对头。而且，现在也无疑惹恼了面前的这位船长大人。但他仍很从容地解释说：“是，请原谅我这身打扮，只是当命令送达时，我正住在朋友乡间的房子里，我

就直接赶来了。”说完，他礼貌地笑笑，看着布船长，接着又看看旁边的佛先生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布船长看来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，冷冷地应了一声，而后把佛先生介绍给他，“这是佛先生，航海官。”

“很高兴再见面，佛先生。”克先生热情地向佛伸出手，看来两人是旧相识。佛先生也回以同样的热情，迎上前来，与克相握。“彼此彼此，克先生，很高兴能又在一起。”佛先生由衷地笑着说，“我带你去舱房，失陪，长官。”说着要带克先生先走，布船长却叫住了克。

“你来晚了，请尽快执行勤务。”布莱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地说。

不知克先生是有意忽视布船长脸上的怒容，还是他这会儿仍没从乡间宽松愉悦的情绪中收回神来，总之，他仍旧洋溢着无尽的热情，“请放心，长官。”他一边应着布船长的命令，眼神又投向刚才和他一起来的两位法国女友，“我这儿有两位美女，坚持要上我的船，她们也坚持要见我的船长，她们说很重要。”

“好吧。”布船长对于这样礼貌的邀请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，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着前往。

“谢谢！”克先生一边道谢，一边随在布船长后边，朝他的女伴们走去。路上，他又遇见了老朋友。“你好，奈德。”克先生停下脚步，向一位擦身走过的年轻军官打招呼。这位是船上的三副杨格，以他的职务来讲，他显得过于年轻，大约二十几岁光景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看起来仍有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气。看到克先生，他显得分外高兴。

“佛莱齐，你好吗？我听说你会加入我们。”他兴冲冲地问。

“对。”

“又在一起了，真好运。”说到这里，注意到克身边的布船长，杨敛起了笑容，“失陪一下。”说着示意他还有工作要忙，匆匆地转身离开。

“等会儿一起用餐。”克先生在他身后笑着喊道，转过头来又兴致勃勃地对船长说，“好人一个，他母亲是我们家的好友，杨夫人。也是位好骑师，我亲手训练的，如果你能想像一下。”

“我试试。”对克所谈的话题布莱毫不感兴趣，喃喃地应付着，一味低着头往前走。不觉间来到两位女郎近前。

两人笑着迎上来，矮一些的女子先开口问候，用的却是法语。

“抱歉，夫人，我不会讲法文。”布船长很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真丢脸，船长，你真不够文明。”那女郎半开玩笑地用英语说，三

人都随之一笑，算是掩过了这份尴尬。

“我真诚地抱歉。”布莱说着也笑了笑。克先生于是又把另一位女士介绍给他：“船长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葛夫人。”

“夫人。”布船长把脸转向这位葛夫人，微微屈身行礼。

有了前车之鉴，葛夫人于是直接用不太娴熟的英语，闪动着她可人的大眼睛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船长。我要夸奖你过去杰出的领导。”

“这种夸奖有点儿不真实，夫人，这是我第一次当船长。”布船长认真地听她把话说完，一本正经地说。他的话显然使葛夫人显得有些无措。只见她呶了呶嘴，哭笑不得似的说：“我相信往后机会会很多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祝你好运，船长。”葛夫人说完，如释重负似的转身要走。

船长在这些满脑子诗意的法国女人看来，往往都是他们所神往崇拜的英雄，具有无数功绩或传奇性的经历，可是今天这位布船长无疑令她们大失所望。而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实在使一旁的克先生忍俊不禁。

“这儿来吧。克莱斯。”听到那位夫人喊他，克先生向船长道了声失陪，笑着迎了过去。目送着两位女伴快快的离开，克先生暗自觉得有趣，低着头，重又走向船长那儿，听候差遣。

“我知道我们要走大半个地球，为了能种植的东西。”克先生此话显然让人感到他对此行动的不解甚至不屑，再一次惹动布船长的怒气。

“我的看法与你不尽相同，海军总部也一样。”船长据理力争地说着，一边移动着步子。克先生却依旧自顾自地笑着，随着布船长往前走，不以为然地表示着惊诧。

“真的吗？真惊人！”

布船长斜眼看看克先生，忽然提出一个挺不相干的问题：“告诉我！你这种人为什么会看中海军？”

“因为别无选择，陆军灰尘太多了。不过，海军在海上也很无聊，但两者总要选择一样。”克玩笑似的应答着船长的提问，踱步的当儿，他注意到我正站在他们对面，“这人想引起你的注意，长官。”他说。

“看来是客人。”布船长说着迎上来。

我摘下帽子，与他打招呼，“对不起，长官，能和你说话吗？”也许是我这身打扮让他一下子做出了判断，“你是皇室花园的园丁吗？”他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好，找到你的船舱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给他个好房间。”船长听说还没有安顿我的住处，于是命令旁边的克先生。

“是，长官！”克仍旧笑着，非常恭顺地答应着。

布船长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“这是船长最重要的人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对于这样的待遇我实在受宠若惊，一边推托解释，一边点头向克先生道谢，“谢谢你。我的管理委员会有话要我传给你。”我急着把上面的意见转告给船长，于是又转向布莱说。

“是什么。”

“他们已有结论，面包果有冬眠期。根据他们的实验，开始于十月。”

“冬眠期？”布船长显得大惑不解地问，看来他对植物的事情知之甚少，我连忙解释道：“一年中大约从十月开始，有四或五个月水果不能移植，如果在这一时期切割就会死亡。”

他用心地听我说完，稍皱了一下眉头，很快又信心十足地说：“十月还早，应不会使我们担心，除非你们把日期弄错了。”

的确，如果把遥远的路程和即将恶劣的气候刨除在外，单纯从时间来讲，我们所说的十月，距离当时有十个月的时间，作为一次航行的确已经是不短了。我那会儿对于航海一无所知，见布船长如此说，也笑着应和着，“一点也不错。”

我与布莱讲话的时候，克先生有意回避似的站在一边，四下张望。简短地结束了我们的谈话，船长喊他：“克先生！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克先生应声走过来，没等布莱开口，他先问道，“这些果菜运到牙买加真的很重要吗？”

“事关一天上千镑的金钱！克先生。”布船长一字一板地回答，似乎极力让克听得更清楚些。

克耸耸肩，不动声色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诧：“这真是惊人的数

字。”

“西印度公司很重视，海军也是，我也是。”这两人也真可谓势均力敌，我看布船长并不理会对方的态度，仍旧有滋有味地说着自己的远大计划，“我预备要比预定的时间表尽可能的提早把货运到牙买加。”

“是，这我能了解，为升迁与求表现而如此去。”克先生一边笑着冲他点头，一边说。

“我会完全做到那些，克先生。”布船长定定地看着克说，随后话题一转，终于直接地提起了他对克先生的意见，“这使我想起要谈谈你自己，我最不能容忍一个人不尽力而为，军官或海员，只有勤奋工作，才能提高水准表现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精明的克自然早就看出布莱对他的极度不满，知道他的做派必是令这位长官看不惯了，于是挑了挑眉毛，反问了布船长一个问题，“但就我个人来讲，我想不出理由，好军官为何不能也当位绅士，你不同意吗，长官？”

“除非他先是一位好军官。”

像在沙龙时忽然抓到了一个值得争辩的话题似的，一听这话，克先生似乎来了兴致，笑着对船长说：“这观点有必要争辩，这恐怕是晚餐时讨论的话题。”接着显得有些无奈地朝我的方向看看，“我不能让园丁先生久等。我不能忽视这位船上最重要的人。失陪了，长官。”不失礼貌地与船长告别，而后克先生招呼着我，一起向舱房走去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水手和船上的官员们都已经按照指定的位置站好，“财金号”就要扬帆启航了。虽然此船不大，但船上水手却几乎都是好样的，多半有着多年的航海经验，对于船上的一切，简短熟悉一下，就可以熟练地操作，这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。

“准备出航，克先生。”布船长走到克先生身后命令着。

此时的克已经换上了海军制服，他一边戴着白手套，一边应着“是，长官”，而后，他提高了嗓音，“各就各位，准备离港！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站在桅杆前的一等水手昆多听命，长长地吹响了哨子，以哨为令，船上的水手都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。有的挂帆，有的起锚，有的拖缆绳……刚才还吵吵嚷嚷的甲板上，一时间变得紧张而井然有序。

“准备出海了，长官。”克先生见各项事宜准备停当，走上前，向船

长汇报。

“扬起前帆。”站在船尾的布莱居高临下地审视了一周，下达了第二道命令。

从那一刻起，“财金号”就载着我们，开始了一次不同凡响的远航。也许世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。开始时，无论你是否充分地预测到前方路途的困难重重，甚至凶多吉少。在启程时，人们的自信心在那一刻都会或多或少地膨胀，认为自己应该能够踏平艰难险阻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我想，当“财金号”离港的那一天，船上多数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心情都还愉悦，更何况那天是一个少有的艳阳天呢？

“财金号”渐渐驶入公海，闲来无事，我开始观察船上形形色色的人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船上仅次于布船长的重要人物，大副佛莱齐·克里斯琴。如今已着制服的克先生却风姿不减，一如披红斗篷时一样惹人注目。他终日穿金扣淡蓝色工装，身材修长，体格健美结实，举止优雅。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厚密无隙，皮肤在烈日的曝晒下，仍旧很白，想必平日定是颇受女人青睐的风流潇洒的美男子。初看起来，也确实与未经世事的富家公子无异，尤其再加上他那时常显得放荡不羁的个性。但是，如果你留意那双乌黑而又炯炯闪烁的眼睛，在他举目远眺时，在他静立沉思时，却显出一种令人着迷的魅力。而那微翘的嘴角，还有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，隐约透露出此人的坚毅与倔强。也许正是多年来的教养，使这一特点不是很显在的表露。的确，他是船上的大副，他的行动要听命于船长布莱。但他出身名门，地位比布莱却要高贵，而且举止文雅，谈吐不俗。可能正是为着这一点，他又尤其招来布船长莫名的火气。两个人的不搭调从一见面时开始，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航程……

开始两天的航行还顺利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海上风平浪静，船上也一样，但很快就有事情发生了。

那天，米尔被召唤到甲板上，说克先生找他到船尾讲话。当米尔一路纳闷地匆匆赶去时，见到克先生正在与船上的供给员麦克谈着什么，麦克一边说，还一边在一本账簿似的东西上指指点点，声音不大。米尔还注意到，布船长就站在附近的船护栏旁，眼神不时往这边扫一眼，米尔感到事情不妙，但船长的在场倒使他踏实些，于是佯作无事地迎上前，带着他惯有的油腔滑调报到说：“米尔船员报到，最佳

劳工，不怕苦差。”

见到米尔走来，两人对话停下来。克先生合上手中的本子，颇有深意地看着他，脚下缓缓地踱着步子，笑着说：“你真是位乐观的人，正如偷偷摸摸的人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长官？”米尔显得对听到的话很不解，或是根本没听清似的，凑得近一些问道。

“似乎出发前你偷了两个二十五磅的土司。”克先生摆弄着手中的白手帕，直言不讳地说。

“我偷了两个二十五磅的土司？！”米尔立刻显出异常惊诧而又委屈的神情。

“你要否认吗？”克先生依旧定睛看着米尔，问道。只见米尔不易为人觉察地朝布船长看了一眼，“说话呀，米尔！”克催促道。

“对，长官，我当然要。”米尔仍旧理直气壮的，“长官，首先，我会很感激知道是谁指控我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克先生答应着，冲着麦克走过去，“这位补给员说，在离港前见你把土司拿走的。”

米尔乘这当儿又偷偷瞟了一眼船长，求助似的，接着随在克先生身后，站在麦克对面，仍就只对克讲话：“他看错了，否则他就是骗子。”

麦克显然也急了，还没等他驳斥米尔的当儿，只听克先生看着他，不慌不忙地问麦克，看样子他倒好像觉得审理这桩“案子”很有趣似的，“你是骗子吗？回答，不要有顾虑。”

“不是，我亲眼见他拿走那些土司。”麦克怒气冲冲地说。

这时，一直在一旁观瞧的布船长沉着脸走过来，“克先生，用一方的话来考验另一方，是一种没有用的方式，至少短少还不严重。减少土司的分配，直到补足为止。”说完看看面前的三位，丢下他们，径直走开了。

“既然船长已经这么说了，没事了，米尔。”克先生依旧笑着，打发走了米尔，米尔说了声“谢谢”转身就走。见麦克还站在那里发呆，看来很为刚才的裁决不满，闷闷不乐的，克先生于是打趣似地问：“你还想讨论别的吗？也许是别的又短少了？”

“没有，抱歉，长官。”麦克说罢，悻悻地朝舱中走去。

米尔躲过了这桩事，心中却仍大不悦，他可不是肯善罢甘休的

人。他留心麦克的去向，见他下了舱，也紧跟着要下去。他的举动被一旁的抽旱烟的老水手麦克罗看见，连忙走上前劝解：“无论是什么事，让它过去吧！”

“我有事情要解决。”米尔无心与他纠缠，应付了一句，接着仍要追麦克。

“孩子，这是只小船，轻举妄动不得。你最好听在海上三十年的人的话。”麦克罗依旧苦口婆心地说着，米尔不耐烦了，“你别对我说教，麦克罗，我就不对你说教，好吗？”他说着已经跑开了。

“很好，但你会是输家。”老水手朝着他离开的方向喊道，一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。想想，仍就觉得不放心，于是索性从另一个入口下了舱。

米尔探身下舱时，恰好听到麦克在与船员们说起刚才的事，语气愤愤然的：“这件事你要感谢你的好友米尔，结果是这样，船长的命令，直到补足前，将不供应土司，明白吗？还有你……”

话说到这里，米尔已经站在麦克的身后，当麦克感到，回身看见米尔时，只听米尔恨恨地说，“船上有位鸡婆。”说着已经伸手捏住麦克的鼻子，一边牵着他向前，一边仍旧嚷着，“专门制造麻烦事。”

瘦弱的麦克见这场面可慌了，“不是我的错，怎么啦？！”声音几乎像在哀号。

米尔却毫不心软，又用力推搡了一下，将麦克摔倒在旁边桌子上，“我只是不喜欢被称做小偷而已。我要给你个教训！”说话间，竟对麦克举起了拳头。

也许是看不惯米尔如此以强凌弱，也许是真的为停止土司供应的事动了气，昆多在这时候站出来制止米尔，用充满责备与愤怒的眼睛看着他：“我吃饭时喜欢来点儿土司，也许是你该补足的。”

被称做小偷已经让米尔觉得心里大不痛快，这会儿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，此人又偏是自己的朋友，米尔顿时怒火冲天。只见他把麦克夹在腋下，将自己的脸凑到昆多近前，大声嚷道：“是船长让我把土司拿去他家的，在海军里都是这样。你为军官做那事，就要被称为小偷？什么鬼土司，不过是帮船长的忙！”听着这些话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米尔见状反而讲得更起劲了，“船长盗用船上的补给，船长才是小偷！不是我。”此刻的米尔显然是太激动了，以至于没有听见有皮靴踏在甲板上的声音，更没有领会水手们示意他的眼神。待他终于

感到气氛不对，回头再看时，布船长和克先生已经与他近在咫尺，米尔一下子愣在那儿了，身体僵住了似的。

“在战时，对称船长为小偷的人，处罚是很严重的。”布船长两眼盯着他，极其严肃地说。

见势头不妙，克先生忙上前解围：“我想罚他做几周劳工就学乖了。”

“鞭打一顿会变得更安分。”布船长可一向不愿理会谁的提议，更何况是克先生的，只听他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命令道，“请准备处罚的事宜，克先生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克先生稍停了一会儿，朝米尔瞥了一眼，目光中透着点儿鄙夷不屑，然而又分明有一丝同情与无奈。而后一句话也没说，跟在船长身后走出去。

看着他们走开，水手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谁也没说一句话。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米尔，这会儿却霜打的茄子一般，懵懵懂懂地坐在椅子上。史密斯把手中装着烈酒的杯子递上前，他就机械性地接过来，送到嘴边喝了一口。

“财金号”上，执刑的是昆多，他没想到他所要鞭笞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好友。只见他缓缓地在桌底下拉出一只木匣，从中拿出一个紫红色口袋，仅从那包裹着的外形，有着航海经验的人就知道那是什么。

按照布船长的指令，全体船员们都被召集到甲板上旁观鞭刑，他们聚集在帆杠上和船舷旁。船上的官员们站在船长后方。当时气温较凉，“财金号”顺着轻拂的西北微风，扯齐风帆向南航行。

布船长摘下帽子，船上的每一个人也都跟着摘下帽子。只听他清了清喉咙，打开一本《军事条例》的册子，声调庄严地宣读有关抗上行为的惩处条款：“任何在船上的军官、船员或士兵，如果行为上污辱到直属长官，该直属长官将能处罚属下。根据海事法将予以处罚。”读到这里，布船长放下手中的册子，看看光着脊背站在对面的米尔，“鞭打二十四下。”他说。

船长命令声一落，处罚立即执行。昆多和另一个水手，用几段油细麻绳将米尔的手腕绑在格栅上，一边绑，昆多一边压低声音对米尔说：“记住，鞭打你的不是我。”

“放心，我活得下去。”米尔虽然心中紧张，仍旧不愿示弱地说。

“记住，不是我。”昆多一再重复着。很显然，昆多无论如何也不

喜欢执行鞭刑，而且他肯定也觉得这种惩罚不公平。。然而在船长严厉目光的逼视下，他纵有万般不愿，也毫无办法。他清楚，在这只船上，他只是船长的工具而已。

“执行，昆多！”见昆多的行动未免太迟缓，布船长厉声催促道。

昆多不敢耽搁，走开来，从红布口袋里抽出一根有柄的长鞭。只见他胳膊使劲往后一摆便开始抽起来。鞭子呼啸着落在光脊梁上时，米尔的身子本能地痉挛了一下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虽然听得出他已经在尽最大的可能克制，但那仿佛断了气似的声音，仍是使在场的每个水手心惊胆寒。再看他的脊背，顿时，一条深红色的鞭痕跃然于白肤之上，鲜血顺着背部一滴滴的流淌。

布莱手背在身后，监看着执行，当数到第六下时，他冲昆多喊道：“你打得太轻了，昆多。大力点，否则你代替他！”

昆多抖了抖鞭子上的九根皮条，站得远了一步，抡圆了胳膊，奋力抽打过去，抽打的速度也加快了。

这时，船上异常安静，除了鞭子的抽打声，连桅顶船台上的转索帆在风中摇晃的吱吱嘎嘎声，都隐隐约约的可以听到。我看到站在前排的水手们有的紧咬牙关，有的目光闪烁，但大家都保持着绝对的沉默。

米尔算是个结实倔强的汉子，他咬牙挺过了十几鞭，尽管他的背部从脖子到腰，都已经血肉不分了。当第十六鞭落在背上，米尔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知觉，瘫软在格栅上，鲜血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淌。

在船长的监视下，昆多抽完了最后几鞭，在这短暂的一刻，对于我这旁观者来讲，都感到时间简直长得没有止境。

抽完第二十四鞭，布船长转身离开。“所有人员，解散！”克先生低低的声音说。水手们听命原地解散，甲板上的空气凝固了一般，四周死一样的沉寂。

水手本恩在米尔的背上泼了一桶水，好像一下激醒了已经昏死过去的米尔，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，伴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呻吟。